

台港澳小说名家

丹

心

錄

独孤红
著

文出版社



24930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207.5
285
:1

丹心錄

(上)



独孤红 著

华文出版社

24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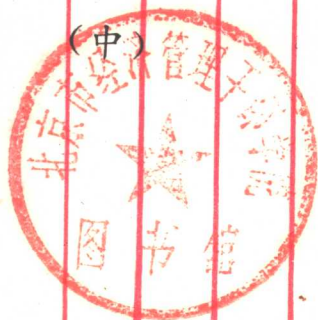
6075
285
12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丹心錄

独孤红 著

华文出版社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24942

2075
285

丹心錄

(下)

独孤红 著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 耕

封面设计：陈 平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

丹 心 录

独孤红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字数 442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5075-0054-3/I·21 全套(上中下) 定价：11.60元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

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不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

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园里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破窠臼，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蝶》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

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

（《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

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责任编辑：田 耕

封面设计：陈 平



俊汉子

腊七腊八，冻死寒鸭儿！

厚积数尺，一望无垠的雪地上，有一道既长又远，一直伸延到看不见的沟，那是轮痕！

在这轮痕的两旁，有两行同样的，同道远，一直延伸到天际的椭圆形轮痕印，那是脚印！

顺着这条轮痕，脚印往近处看，往上看，可以很快地看见雪地上有个人推着一辆小车，那是北方特有的独轮小车，这种车，北方人管它叫独轮车。

推车的，是个汉子，他穿着一身袍子，下摆塞在腰里，裤腿扎得紧紧的，一颗脑袋被一顶棉帽包住了，顶着刺骨，刀儿一般的寒风，弯着腰，吃力地推着那轮车，缓慢地往前走！

小车的左边，躺着那么一堆！那是个人。

那个人穿的挺不错，缎子的，但却是件夹袍，抱着头，蜷着腿，缩成了一堆，难怪，大腊月里穿夹袍，当然他冻得慌，冷到骨头里。

小车的右边，放着一个长长的包裹，那是行囊。

这辆车，两个人，是够怪的，谁在这时候赶路，大半是赶回家过年的，可是这时候赶回家过年，不是坐轿就是雇马车，谁坐这短命的小独轮车喝西北风？

你不瞧，这车上，人身上，都带着雪？

到了！那是座宏伟，雄壮的城地，那既厚又重的两扇巨

大铁门，半掩着，城门口站着两队执枪持兵刃的旗勇，由两名跨刀武官带领着，在那儿一个个地检查进出的人。

瞧上去官威慑人，戒备森严，能吓得人打哆嗦！

其实，这时候行人稀少得可怜，谁在这时候进出城门？尤其是那些官老爷查得那么严？

城门左边，另站着两名身穿长袍，眼神十足，腰里鼓鼓的中年汉子，瞧打扮，不像官，可是那两名武官对这两人挺和气，很恭谨，每查个人后，总得哈腰向他两位请示一句，等他两位点了头，摆了手，那些旗勇才放人进城！

轮到这辆车了，推车的打拱作揖直哈腰，本来是，那年头百姓畏官如虎，谁敢不恭维客气？

一名武官冷冰冰，大刺刺地官式盘问一番，推车的对答十分稳当，妥贴，那名武官点了点头，回身刚要哈腰请示，两名便衣汉子中一名，一个箭步到了车旁，探手抓向车旁抱着头蜷着腿的那位，口中那么一声：

“关……”

下面的话尚未出口，那位露了脸，令人摇头，他衣着挺气派，长得却令人不敢恭维，像个吃卖力饭的！

那汉子眉锋一皱，缩回了手，道：“推车的，进城！”

推车的千恩万谢，匆忙地推着车进了城门，身后，城门口，传来两声谈话：

“等了两天两夜了，怎么还不见影儿，咱们怎么交差？”

“那有什么法子？说不得只好往下等了！”

……

车、进了城，顺着大街往里走，压在石板路上直响！

突然，推车的停下来，一松手，一直腰，笑道：“老哥，

起来吧，车归你了！”

车左那位，一骨碌翻身下地，翻着眼，瞪着眼前那位身材颀长的汉子，陪上一脸不安的笑：“客官，您到了？”

那汉子“嗯！”了一声，点了头，笑：“老哥，辛苦你了……”

“辛苦？”坐车的那位叫道：“这段路是您推我……”

那汉子接口笑道：“这是我的自愿，我想客串一番，尝尝推车滋味，如今到了，你是你，我是我，后会有期！”

说完了话，伸手抓起车右长行囊，转身就走！

坐车的那位急了，赶前一步招手叫道：“客官，您这身衣裳……”

那汉子没回头，笑道：“归你了，落了店我自会再买！”

好快的步履，说话间他已走出了老远！

坐车的那位怔住了……

那汉子顺着大街，东拐西拐，大街上既冷又凄凉，满眼是雪，家家户户上门不见人影。

最后，他停在一家门前，那是家招商客栈，招牌挂得老高，在寒风里直幌，门没关，本来晃，做这行买卖那能关门，门口，吊着一块既厚又重的棉布帘。

进了棉布帘里边看，那柜台处，一只大火盆边儿围着好几个人，那是伙计们偷闲烤火！

那柜台里，坐着个身穿棉袍，戴着老花眼镜的灰胡子老头儿，正闭着眼儿在呼噜呼噜地抽水烟袋！

年轻人围在一堆儿，偷闲烤火这是惬意事儿，当然，那一边儿烤火，一边儿还可以聊聊天！

只不知他们在低低议论什么，很神秘，忽地一声，那既

宽又重的棉布帘突然往里一掀，一股小寒风钻了进去，猛一冷寒得连连打冷战，这是谁那么冒失，那么缺德？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一瞪眼，刚要骂！

那棉布帘儿又垂下了，那汉子进了门，随手摘了棉帽，那是身材颀长的汉子，看年纪廿多近卅！人长得很标致，长长的眉斜飞入鬓，那一双凤目既黑又亮，很英武，只是肤色嫌有点黝黑！

人家都袖着手，弯着腰，他却腰杆儿挺得笔直，手里还提着一个长长的包裹，不知里面是什么，瞧着沉甸甸的。

那个子壮的汉子到了嘴边的脏话，被这俊汉子那一双既黑又亮，还隐隐慑人的眼神吓了回去，头一低没出声！

吃客栈里的饭，暮迎南北，朝送东西，店伙见过的人多，眼睛雪亮，也没敢多说，瘦小汉子忙站了起来，迎上去，哈腰一点头，陪上了满脸笑：“您这位爷是……”

那俊汉子未答，反问道：“这儿是……”

这一问要多绝有多绝！

可是那年头儿做生意的却讲究和气两字，瘦小汉子忙道：“这位爷，这儿是客栈，小号两字‘平安’……”

俊汉子笑了，那口牙好白，道：“那我没找错地儿，你该是这儿的小二哥？”

瘦小汉子一连将头点了好几点，忙陪笑说道：“是，是，是，您多照顾……”

俊汉子笑道：“那么，我也没找错人，给我找间干净上房去！”

瘦小汉子忙道：“是，是，现成的，您请跟我来！”

说着，他转身带路，往里面行去！

俊汉子转过头来冲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微微一笑，道：

“天寒地冻，要骂人小心冻了舌头！”

转身行向了里边！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楞了，等到那俊汉子颀长而潇洒的背影不见，听不到了步履声，那麻脸汉子伸了舌头：“乖乖，好厉害……”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哼一声站了起来：“是厉害，还他娘的挺扎眼，瞞不过我这双眼，这小子准会武，看见他手里提的包袱么？那八成是口剑！”

麻脸汉子一怔，道：“剑？不会吧，再说，出门儿带口剑也没什么……”

“没什么？”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哼说道：“你他娘的懂什么？这么大冷天，他一个人住客栈，我瞧他就透邪气儿，你在‘北京城’里长大的，地儿熟，人头儿也熟，你瞧见过这小子么？”

那麻脸汉子道：“没有啊，九哥，不过，九哥，当然他是外地来的，要不干什么住客栈？你说是不是？”

“是！”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冷说道：“都过了腊八了，在外头的都赶回家过年了，这小子却由外地儿跑来这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城’，我看不对劲！”

那麻脸汉子愕然道：“九哥的意思是……？”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哼了一声道：“我瞧他八成儿是那到处缉拿的飞……”

麻脸汉子一哆嗦！

那柜台里一直在吸水烟的老掌柜的，突然干咳一声，自言自语地道：“九哥儿，想出这口气却赚过份，可别给一个出门的外乡人乱扣帽子，那是要人命的！”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脸一红，道：“金大叔，我是真瞧他